

□杨凯琴

徒手吹泡泡

“羊老师，有什么新玩具吗？”孩子一进社工室就问我。在学校里很无聊，特别是在下雪的半年里，外面白茫茫雾蒙蒙一片，冷得让人不想动。我们换着法子玩。玩需要玩具，我网购了各种玩具，比如遥控赛车、太阳能机器人、飞行棋、娃娃之类的，外面孩子玩的都提供给他们。

我想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玩具，这样既是玩耍和学习，他们也会更珍惜自己做的玩具。我们一起做《玩具图鉴》里的自制玩具，将打印在卡纸上的图纸剪切组合，就变成了能跑的小汽车和戴在头上的面具。娃娃也可以自己缝，我们用布料缝了羊和兔子的布偶。因为看到孩子拿马达切割粉笔末玩，我又找来印度科学家在乡村做科学实验的视频照着学，和孩子一起做，用手边随处可见的东西来理解科学概念，做实验。用一根胶棒和两根火柴就可以学角度、平面等几何知识，用无限翻折纸演示食物链。后来我在网上找到配方做了泡泡水，再用棍子和绳子做成大圈圈，打算拿到操场上带孩子们玩，想拍下把人装在大泡泡里面那种厉害的照片。

我演示了用圈圈在风里兜出巨大的泡泡，孩子们很兴奋都围过来玩。可是只有一个圈圈，根本不够分。这时阿龙把双手浸在水里，框起手指鼓起腮帮子一吹，手上就飘起了彩虹色的泡泡，有两个他脑袋那么大！

孩子们纷纷开始玩徒手吹泡泡的游戏。学前班的小星手很小，吹出的泡泡也不大，“啪”的一下就没了。小星咯咯笑了起来，再吹一个轻轻地放开，泡泡就升上天，他仰着头目不转睛看它变幻明暗，直到破灭。放学准备回家的建斌也加入进来，他撸起袖子把手伸进盆里，泡泡从他手里长出来。晴朗的天空忽然来了一阵风，他举起双手迎着风，泡泡变得又细又长，有半个乒乓球桌那么长！最后，在一旁拍照的小飞也放下相机，加入了徒手吹泡泡的队伍。

这种近乎本能的自发的游戏感染着我。山里之前没有水彩笔，孩子会收集教室里的彩色粉笔头，把它们切碎成粉末，在本子上画出花朵。新修的水泥路光滑又平整，孩子干脆躺上面像一块石头那样翻滚着。孩子用“规律”造句，说：“我的规律是玩。”比起孩子们，大人真的太不好玩了。有志愿者来看望他们，设计的活动是一起阅读巧克力成分说明书，我看了国外学校的案例，想着用矿泉水瓶做塑料机器人，用啤酒瓶盖房子。而孩子会带着我采漫山云朵般的野棉花，任它们在风里挥舞飘散，掷石头进水坑里击起波纹，我忽然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游戏，好像好久都不会玩了。

明亮是第一个找我借相机回家拍照的孩子。期中考试结束后大家放假回家了，他来问我相机可不可以拿回家拍。我有些犹豫，但既然在学校也是拍，为何不能拿回家拍，像借书一样呢？我就找出一个小卡片机拿给了他。他拍下和朋友在老屋里爬上房梁，展开手臂向后仰的样子，看起来很好玩。班主任却觉得明



羊老师(左一)和孩子们

用童年的眼睛 再看一次世界

2015年，青年摄影师杨凯琴(被孩子们称为“羊老师”)带着自己惯用的相机，去了甘肃陇南山区的一所九年制学校，用三年时间当驻村社工。每个星期五下午放学很早，她会和孩子们一起给秋天做蛋糕、给蜡烛做冰块烛台……当孩子们开始对相机产生好奇，她便筹集来一批闲置机，教他们拍照，孩子们拍下了无数照片，学到了游戏、记录，以及光与影。羊老师学到了什么呢？大概是“生活”。这段生活凝结成的实体，就是这本《山间游乐场》。

亮脑子有“问题”，让我去他家家访给说说。我问为啥，班主任说他上课睡觉，问爸爸的电话号码也记不住。我不同意他这样判断学生，但是觉得单亲家庭确实需要特殊关照，所以第一次家访就去了他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每个班里都有很多这样长大的孩子。

在明亮家，他指给我看绿色的蛹，我睡觉房间的床头挂着羽毛斑斓的野鸡。夜里下了大雪，明亮在院子里开闪光灯拍仙人球。什么关照都没给我的我蹭了他家一顿饭就回去了。第二天我们一起走路回学校，明亮得意地说他换了一双很滑的鞋，手里拿着根棍子准备溜下去。盘山路上突然有两匹马狂奔着超过我们，一溜烟就冲到了山底下。我正望着它们身后的雪尘发呆，明亮看了，突然从路边的高坡上也冲了下去，滑雪一样直接滑到了山底下。他远远挥手，小小的。我定了定神继续慢慢走下山。又爬上一个坡，明亮直接把脸埋在路边的积雪里吃了起来。他说再往前走就吃不到了。我问为什么，学校那边不也有雪。他一脸雪笑嘻嘻地说，学校的雪有味道。

明亮拍的照片总能一眼被认出来，他拍清明扫墓，对雾中树梢黄纸与艳丽桃花一视同仁，让人难以忘怀。但他可玩的太多了，相机只是其中一种。他会站在摞得很高的四张板凳上面让大家看，下一秒就掉下来。从小卖部买来五块钱的二手溜冰鞋，但是鞋上的螺丝松了，下了晚自习，明亮就来找我借扳手把它修好了。在新修好的水泥路上，他穿着溜冰鞋蹲着从坡上滑下来，手里攥着石头当刹车。后来不让在学校玩轮滑，明亮就一个人偷偷在远处空地上继续滑行，像风一样。

我在学校组织了很多兴趣小组和活动，老师认为这对学习没有帮助，有人说小孩整天好忙啊，这些事并不能改善他的生活和未来。其实孩子是带着需求来找我的。无聊想拍照玩，就有了摄影活动；想自己做个戒指，就有了木工活动；想知道捡到的黑石头是不是火山喷发形成的，就有了自然小组；想做一个纸雕灯当礼物送给朋友，就有了纸雕小组；想做蛋糕吃，就有了美食小组。

内心的渴望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兴趣，但并不是为了有个特长和兴趣，孩子才跳跃起来，才徒手吹出了泡泡。

末班车

长大后你想做什么？八岁的亮亮说：“我常坐在家门口，看着鸟会飞，自己不会飞，我有点烦恼。长大很麻烦，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。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工作人员。”她问我：“是不是好好学习，拿第一名就可以有工作了？”

阿成在纸条上写：我想做一个快乐的农民。每天都和爸爸妈妈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。

再长大一些，孩子开始想知道：山的那边是什么？那条路可以去到哪里？我会怎么样？

小远听来学校慰问的志愿者描绘过外面的世界，他兴冲冲组织了羊肚菌人工培育小组，想自己种出野生的菌子，赚到钱去外面看一看。他总能借到周围人的钱，身边也总有追随者，愿意跟他一起谋划秘密行动。

七年级的一个周末，农忙时节大人们都在地里干活，小远拿了家里压箱底的钱，计划和朋友一起去外面冒险。他们坐上了从村里到县里的末班车，在县城旅馆

开了房间住下。当天晚上他们在外面转悠着找不到回旅馆的路，就打了个出租车。出租车司机觉得这两个小孩有点奇怪，打了电话给警察。正好他们家里报了警找人，他们就这样被带回了家。

我问他出去的感觉怎么样，小远说：可能是因为我不认识路被警察带回来了，我要是认识路就好了。大家调侃小远还拐了个同学一起走。小远不觉得丢脸，每次一起走回家的路上，那个同学都会叫他到自己家去喝水，有吃的也都分小远一半。小远觉得这个人挺善良，就约了他一起。

外面的世界虽然好，但是看起来眼花缭乱的。他们想找事情做，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小。小远发现自己还是要有一技之长才行。

有孩子见识过了山的那边，又坐着末班车回到了学校。

文斌七年级时出去打过工，在县城的KTV里当服务生。工作了不到一个月，他回到学校继续念完课程。毕业后文斌报名参加了一个食品品牌的“希望厨师”培训。他在面试时拿了靠前的名次，也得到了奖。虽然村里的大人都不信任这个项目，也不愿自家孩子去干服务别人的工作，但文斌很看重这个机会，前几届的口碑不错，参加的人确实能学到谋生的本事，找到靠谱的工作。

每届九年级孩子都要选择是继续读书还是学点技术，或者待在家里学种地。外面来的志愿者会分享自己的职业经历，让孩子们了解工作是怎么回事。文斌问我能不能学拍照也学厨师。好多孩子写自己要成为摄影师，其实可以理解：我接触了拍照，我喜欢拍照，我知道了叫作“摄影师”的事情。对文斌来说，拍照就是想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。他借了相机，主动学习打光知识甚至看了教材，回家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挨个拍了肖像照，家里的动物和一草一木全都认真拍了下来。

毕业前有天下午，语文老师带他们去远足。文斌回来把相机拿给我说：“羊老师，相机放你这里，我明天去县里面考试了。里面的照片，我想送给同学们。”

照片里，他们列队走在弯弯的山路上，油菜花黄灿灿的，绿草蓝天，白色校服耀眼。在水帘洞前他们搂着彼此的脖子合照，一脸青涩的笑。在水边的草坡上，他们欢呼着合力把老师和同伴抛起来。一路上，相机像篮球

那样在同学们的手里传来传去。

后来他们在九年级的教室里举行了毕业晚会。老师坐在上面，学生围成一圈。老师轮着说了毕业寄语。孩子们像是成年礼那样一人喝了杯啤酒，然后给老师敬了酒。老师走后，孩子们才开始敞开喝，哭哭啼啼，围成一团。青春的眼泪为了告别，也为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和迷茫。

也有孩子去过了远方，想要努力离开故乡。道路没有尽头，人在哪里落脚？

参加公益机构组织的北京夏令营归来后，八年级的刘娜写了一个剧本《末班车》。学校所在的村子，是这趟车的终点站。这趟末班车载着打工的父母回家，逃学的孩子搭着末班车计划着去打工冒险，暗恋的学长坐上末班车去外面求学，主人公自己也搭上它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
刘娜在剧本里写：“我报名参加了去北京的夏令营，想试试城市是不是像打工回来的二爸二妈说的那么好。换了好几趟汽车，第一次坐上火车，我疲倦地睡着了。等醒来已经到了北京，灯满马路都是，到处都是那么高的楼。一起参加夏令营的人都对我很好，但是觉得自己好寂寞。我躲进厕所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问我城市怎么样，我却哭出声来。后来老师带我们爬了长城，看演出，去天安门看了升旗。我不那么想家了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，很快乐。其实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，我们努力终究还是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我不再朦胧了，我已经清楚了前方的道路。”

“一些不喜欢学习的同学要逃学去打工，几个关系一般的男孩在路口等车，彼此不交谈。车开动的前一秒，我忍不住喊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你难道真的要这样走掉，离开这里而远走吗？你真的能更好地生活吗？”

刘娜拼命努力着，给我发短信说：“我抱着艺多不压身的想法去干一些事，包括弹钢琴、弹吉他、唱歌。我不想认命，不想把自己束缚在一件事上。所以把时间排得满满的，连吃饭的速度都不敢慢下来，我怕我永远赶不上成功的路。妈妈从来不曾管过我，我必须自己好好长大，只有我变得出色了，她才肯给我一个微笑。”

刘娜给《末班车》这个剧本写了主题曲，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唱这首歌。

“风吹过就冷/泪流下就痛/飞起的尘，落满青松的松/小小路旁的末班车/多么熟悉的哭泣声在回荡/声放轻，蹲在原地/挣扎的脸庞/我们应该放手/一个人重新出发/上次来过的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路口/末班车留在生命中不肯走”。

(本文摘自《山间游乐场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山间游乐场》(全两册)
杨凯琴 编著
乐府文化 | 广东人民出版社